

我在火星生活的第十一天

□ 张天航



科幻微小说

栏目主持人：蒋寒

2050年7月24日，天气晴。今天是我登陆火星的第十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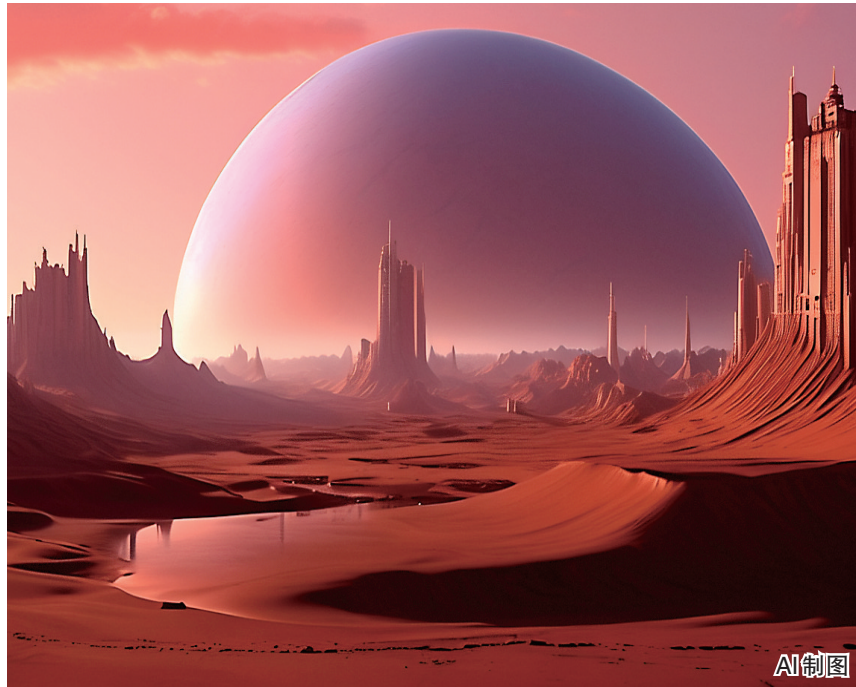
火星水手峡谷太空城，无数次缱绻在星际漂泊者们的梦里，十几座高低不同的赭红色建筑，静静矗立在一片绮丽的平坦谷地上。天空泛起一层层霞光，从橙红到淡紫，整座城市被蒙上一道迷幻色彩，散发出沉静而神秘的异星气息。

火星太空城处于一座高达30米的透明天棚中，一条笔直的主干道，将城里各个建筑错落有致地连接起来。建造所有建筑和街道的材料，都取自火星土壤，它们被添加太阳能光敏颗粒后，由3D建模成型。

这里的生活区是一幢单层建筑，如滴落在太空城“红瓦”上的一潭“碧水”，无论色调还是外观，都十分醒目。美中不足的是，它是3D建模板材拼装起来的，整体轮廓并不流畅，每个转折处的棱角，过度分明。

我第一次走进迷宫般的生活区时，感觉它像一个孵化器。76个房间像一只只洁白的蛋壳，整齐排列在内外3层的环形走廊里。廊道四壁光洁无尘，让见惯火星荒凉沙海的我，仿佛置身于丹麦童话中的某个奇幻场景。

我房间的编号是47，在第二圈层靠东的一侧。我打开圆形房门，里面空间不大，左手靠墙是一张铺着青色床单的智能睡床，右手墙壁上挂着连接内网的投影幕布，中央是一张既像



茶几又像工作台的方桌，还有几把墩墩实实的茶色椅子。最引人注目的，是覆盖屋顶的单向可变色天棚，它随着阳光的强弱，自动调节室内亮度及温度，让此刻的异星太空，看上去和地球同样蔚蓝。

虽然这只是简单的公寓，可在火星上，待在这里已足够惬意和奢侈。

火星的荒蛮时光，随着远方铁锈色丘陵上的层层流沙，和苍穹间细腻变幻的绮丽云彩，不断飞逝。

我已经适应异星上的新生活，每天在穿透变色天棚的旖旎晨曦中醒来，轻飘飘地下床，像根羽毛一样，脚尖点地，旋转到盥洗间洗漱。

盥洗室的隔断间，有贴着毛面玻璃的水循环封闭沐浴箱。按下自动调温开关，像莲蓬样的喷头里，清澈的水流倾泻如注，滋润着我干渴的肌肤。水在火星上的珍稀程度，堪比地球上的黄金。箱体下端的储水器将污水收集起来，过滤消毒以供循环使用，我才敢畅快地“浪费”金子般的清水。

太空城的水源，部分来自大峡谷茫茫沙丘下的万年水冰，另外一些则取自千里之外、火星南半球纬度最高的冰冻湖泊——“雪泪”。每天都会有一辆运送冰水的重型火星车，像“巨型坦克”般披着厚重的红尘，沿着火星2号基地方向，隆隆作响地开进太空城

的“凯旋门”。

早餐和晚餐前，各有半小时的运动时间。长期在火星上生活，失重是个问题。它绝不像“身轻如燕”那般轻松、“自由自在”那样简单。人体长时间处于弱引力场条件下，生物功能会陷入紊乱，肌肉萎缩、骨骼钙质流失、心血管系统机能不断减弱。因此，锻炼就像吃饭一样不可或缺。

运动区离生活区不远，隔着一幢“太空数字图书馆”。一间间雪白的舱室没有想象中宽敞，里面有悬挂式跑步机、增压型拉力器等各种运动器材，还有乒乓球台等体育器具。人们会按照项目的轮次安排好时限，进行常规性训练和娱乐性锻炼。

我很快熟络了这里，各种器械用起来轻松自如，还教会了雷蒙打乒乓球。他以前的姿势不对，像只螃蟹挥舞着一个大钳子。当然，除了打球，其余方面，雷蒙都是我的师傅。

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有着极为严格的操作流程、轮值制度及作息安排。在荒芜冷寂的火星，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式形制，对于新手上路以及科研接替，无疑是必要的。雷蒙和我都是学太空自动化工程的，自然成为班次排在一起的师徒。

依照轮次，我们将前往位于“雪泪”的2号基地。现在那里还只是个水源地和临时观测站，随着星球改造工程不断推进，会被逐步开发利用起来的。

在火星深沉的夜色里，我收拾好行李。明天，我们的“甲壳虫”火星车将驶出“凯旋门”，从一望无垠的红褐色索利斯高原，一路向南。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少儿科幻联盟作家）

空灵天象与血色大地的交汇

——评宝树中篇科幻小说《天象祭司》

□ 星河



玛雅文明的突然消逝始终是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这是宝树中篇科幻小说《天象祭司》主题的立论基础。

一般认为，科幻文学主要指向未来，其实也有一类指向过去。这类作品，除了关注时间旅行和逻辑悖论，还有一部分涉及历史重塑，被称为虚构历史或架空历史，即对历史上某个时间点、某个事件进行文学化重述。这可以是对某段确定历史的重新定义，也可以是对某段未经记载或有争议的历史迷雾给予假设性复现。《天象祭司》显然属于后者。

这部作品通过13篇残卷，描述了历史上玛雅地区文明复杂的矛盾纷争，及天文学发展中的观测与预言。通过与脆弱的生命、蛮荒的征战，以及无理性的对抗和仇视相比较，映衬出宇宙间自然规律的永恒之美。主人公的坎坷

经历，不是要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应该”怎样，而是向我们展示了文明早期历程的残酷现实。作品涉及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善良与残暴等，但主人公的思考超越了这些概念，超越了所谓“应该”，最终达到一种大彻大悟。值得一提的是，经典文学作品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经年思考后的顿悟，却鲜少反映这种来自缜密推理后出自科学视角的领悟。

具体来说，该作品采取了一种递进式的思考。一条线是对天体运行的思考，包括最初的“日心说”萌芽、男主对彗星周期的测算、女主对大地即行星的判断，以及敌方领袖有关天体规律与人类文明没有丝毫关联的宣言——这种思考已经具有了哲学高度。

另一条线是对社会文明发展路径的认知——面对天体的运行，回看各部族当初为了利益而征战、为了情感而复仇，似乎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甚至在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宿敌都变成了朋友。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思考都因灾难的到来戛然而止，令人扼

腕——彗星来袭造成地震并引发海啸，摧毁并彻底荡涤了玛雅文明的一切痕迹，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这一远古文明未能发展至今而消逝于历史长河中的原因。

文中融入的科技知识也清晰精准，包括对于游星（行星）、流星、羽蛇（彗星）等天体运行的描写，都是针对当时的自然现象，通过主人公的思考，给予了符合当代科学的解读。有些地方描写得非常细致，比如撕裂的彗星——这是彗星接近太阳时的一种常态，比较著名的有1965年的池谷-关彗星，就是在掠日时被巨大的潮汐力撕成三块。

作品文本通篇十分耐读，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清晰的逻辑链条、完整的故事线，以及前述递进式的思考路径，加之细腻的描写、对情感的注入等。就文本而言非常完备，阅读起来也相当流畅。

当然，作为一篇科幻作品，假如作者在叙述时紧张感再强些，开篇的节奏再快些，人物性格再鲜明些，也许会使



图为宝树作品《天象祭司》发表于八光分文化出品的mook杂志《银河边缘》。

这篇作品的阅读体验更好。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